

毗陵艺苑 / 马联平

义园 进京扬国粹

记得去年国庆节那天,位于常州市中心的常州京剧票友社义园张灯结彩,喜气洋洋,清脆嘹亮的京胡声,板眼激越的哒哒声,婉转悠扬的演唱声,热热闹闹直冲耳膜。尤其是社长高文龙,光头脑门更加油光锃亮,大嗓门也升了个八度,一看就有喜事临门。

没错。在举国上下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,义园于去年8月应央视戏曲频道之邀,携京剧《贞观盛世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红红灯》片断、京歌《我是中国人》《梨花颂》等节目登上了央视舞台,而其中的两个节目就要在当天的《一鸣惊人》栏目播出。你说,他们能不惊喜万分?

高文龙曾是我的采访对象,是商界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,更是一位超级京剧戏迷。9年前,他退休时不忘初心,信守25年前的承诺,自费创办了闻名沪宁线的京剧票友社义园,并在每周六雷打不动免费唱戏表演,以弘扬传统文化。我被他的一身正气吸引,因而延续了采访时结下的友谊。

回到去年6月,有一天高总十万火急的电话打了过来:不得了,出大事了。我一下愣住了,思忖着会出什么大事。原来,5月份高文龙曾作为嘉宾参加了央视一档节目,没想到在现场与一位久未谋面,已担任栏目导演的故旧阔别重逢。一通寒暄后,对方得知他这些年来为弘扬国粹京剧殚精竭虑,一手创办的义园红红火火时,深为感动,当即向他抛来了橄榄枝:参加国庆专题报道节目,进京表演,攻擂打榜。

小马,你不知道,登上央视大舞台是我们常州京剧票友的莫大荣幸,但既要表演,又要接受采访,压力山大哦。高总心事重重,却又满怀期待,还好,你曾采访过我,所以,央视发来的采访提纲,只有你来救场了。

没问题,放心吧!我笑着安慰他。于是,围绕采访提纲,我和高总反复商量,斟酌修改,终于把

文字搞定,并一举通过了央视栏目组的审核。

高总十分满意,摸着他的光头,狡黠一笑:在表演指导上,我去上海找我师傅去。我心领神会,不禁竖起大拇指。高总的师傅不是别人,乃大名鼎鼎的京剧表演大师尚长荣!大师出马,那不是盖的!

果然,尚长荣老师得知原委后满口应允,并向上海京剧院院长汇报。院长很激动,票友如此知情传统文化,并能够进京参与国庆专题演出,这样吧,化妆师、服装师、琴师全由上海京剧院无偿提供。

可想而知,从上海满载而归的高总多么神采飞扬,整个人就像架启动了的小马达,突突突,充满了干劲。然而,去年7月初我去义园探班时,却发现高总面色憔悴、烦恼无力。一问,原来他已发了五天高烧,那天,好不容易退了烧蓄了点力,依然强撑着来到排练现场,他满脸愁容:时间不等人啊,登上央视舞台,节目质量是王牌。现在我每晚做梦都在唱戏。唉!他长叹一声。见状,我安慰他:想当年,你的企业遭遇危机时,你能力挽狂澜,相信这次一定能安然度过。

果然,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:义园团队不顾夏季酷暑高温,来住于常州与上海间,在尚长荣大师悉心指导下,一个字一个字的抠,以至无论演唱运腔还是一招一式,都得到了大师点赞。

8月,义园赴北京央视录制大获成功,尤其是《穆桂英挂帅》中捧印一折,代表常州参加《一鸣惊人》闯关打榜,竟一举成功。

国庆节前,高总从微信上发来了节目播出时间:10月1日上午10点半。

可想而知,去年的10月1日上午我有多忙,穿梭在家中两台电视间,一边收看威武雄壮的国庆阅兵大典,一边欣赏着高总他们精彩无比的表演。当我在义园表演者们字正腔圆的戏歌唱唱《我是中国人》的旋律中,看到阅兵仪式中,钢铁长城,整齐划一、英姿飒爽,大国重器,利剑出鞘,威风凛凛时,不禁心潮澎湃,万分激动

往事钩沉 / 恽子康

十子街恽家大院内

黎明前的冒险营救

姓?母亲只回答两个字:勿问。目送他出了恽家后门。

迅速回到家里,母亲庆幸途中未遇上一人,进入厨房正准备烧晚饭,忽然听见那小兵急声呼喊:共军跑喽!共军跑喽!大厅顿时炸开了锅。小兵哭丧着脸在长官面前说:我去拉屎的,回来共军就不见了,刀也不见了。精明的长官把帽沿向上一推,肯定地说:共党劫犯人了,赶快戒严!没五分钟,就有全副武装的搜查队来到我家,见所有的门都敞开着,我母亲烫着头发,气质高雅,且浑身珠光宝气,一口上海话,实是不会与劫犯搭界,再说,作为房东也时常照面,便问了几声看见陌生人没有。突然又来了一个长官大声吼道:浑蛋,在这儿磨蹭些什么,浪费时间,不长着眼睛看看走!

晚上,我爹从外面回家,从化龙巷到长生巷一路上五步一岗,十步一哨。尤其是进入长生巷,哨兵们手拿手电筒见人就问口令。也有人见了我父亲问道:口令?我父亲回答早出晚归,没人通知。又来了两个士兵,大概面熟,就说:放过!一人还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了声:这位是恽老翁。父亲到家后,把一路所见所闻都告诉了母亲,而母亲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,更没有谈及救人的事情。据说那脱岗的小兵

三天后还换了军棍,母亲后来见他也感内疚,但也仅仅口头表达了感谢他帮助捞球之恩。十天后,一切又恢复如常。

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。大约5月上旬,有一解放军军人模样的人手里拎了两个兜,其中一布袋是水果,要进恽家大院。来人被我爹看大院的裁缝(姓名已不记得,其子小名叫子官)挡在门外,军人问:这院子里有位操苏州、上海口音的烫发女人吗?裁缝师傅都勿抬地说:走走走,勿要来搞,我家根本没有这种女人。在裁缝的再三坚持下,那军人只能扫兴而归。

裁缝对来人的冷漠是因为他长期在恽家看门,先前国民党官兵的一举一动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,认为好人勿当兵,好铁勿打钉,因而对上门的解放军军人也就不屑一顾。此事没过多少时间,有天裁缝突然兴冲冲地跑进我家表白:五太太,我也则则时间来告诉你,前两天大门口来一个穿着新军装的当兵佬,手里还拎了两只包,有一包是网线袋装的水果,说是要寻一个苏州、上海口音的烫发的女人。我一听就晓得是寻你,我得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,被我回头说啥么这样的女人。裁缝见我母亲不置可否,便继续说道:我想,一个男人来

寻一个女人总归勿好听。说着,用询话、怕错,还想邀功的眼神乞望着我母亲,并慢慢地、小声地念叨:好人勿当兵,好铁勿打钉,末了,他略显遗憾而又口气决绝地说:我的眼睛看人勿会走眼的,真要是将坏人放进来,我将无法向五老爷交待!母亲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。他这才边告退边自言自语:凭良心讲,有些事情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已上了年纪,看得多了,我问心无愧。

光阴如箭,日月如梭。文革开始了,我也成人了。母亲在报上老是看到党内揪叛徒、内奸、走资派,那位曾经由我母亲冒险营救的解放军,假如没有证人证明他是被营救而逃脱魔爪,谁能信?这成为母亲心头几十年的担忧。

母亲是个读书人,无党无派,虽然她在救人的时候并不知道被救者的身份,但出于尊重人、尊重生灵的人性,她在无意之中站对了队,尽管后来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,甚至到晚年也没能享受劳保。母亲善良、孝顺的品质,在子女身上得到了延续,这是她最大的幸福。

当年被母亲营救的那位革命者,年龄估计与母亲相仿,亦应在一百零八岁左右了。相信他到了另一个世界,能够寻找到曾助他虎口脱险的恩人。作者供图



1981年,作者(第三排右)与母亲(第二排右二)、父亲(第三排左)等亲属的合影。

江南风物 / 谢燕红

新闻萝卜干(下)

说起来,新闻并不产成品萝卜干,新闻人家户户只忙到将白片,卖到北港就完事了,真正将萝卜干做成餐桌上的小菜的是北港人。但并不是说新闻人不腌萝卜干,事实上,新闻家都腌萝卜干,一坛子萝卜干要吃一整天。但新闻人的腌萝卜干仅限于自家食用,用家里晒好的最后一批白片来腌,腌量小。

从把萝卜从地里收回来,到把萝卜干腌进坛子里的整套工序,在我家的分工很明确。爷爷负责切萝卜干,爸爸的工作是洗萝卜干、卖白片,妈妈只管切萝卜片,奶奶帮着腌和晒。妈妈的刀工了得,十里八村都有名。她切的萝卜片,片薄且大小均匀,晒干之后,成弦月状,红白分明,颇具几分美感。而且妈妈动作很快,嚓嚓嚓,一个晚上切的萝卜片比一般女人多出三分之一。妈妈白天要上班,切萝卜片都是在晚上,每天要切到半夜。农村经常停电,一停就是四五个小时,切萝卜片基本上是在昏黄的灯光下摸索。

我放了寒假就要帮着爷爷切萝卜干了。先从门外的一堆切起,再切放粮食那间屋里的,最后是堆在堂屋里的。切最后一批萝卜的时候,萝卜头上的缨子又长出一两寸长了,天也更冷了。这个活儿不重,但要一直坐在那儿。切门外的一堆萝卜时,还要被寒风吹得鼻涕直流。我很不情愿,但奶奶逼着没办法,我就磨洋工,把萝卜干切成段,假想自己在烧菜。爷爷对我没要求,笑眯眯地干他的活儿,随便我玩。这样的日子是不计时间的,妈妈每天都很累,常会长叹一口气:什么时候才能忙完!堆成山的萝卜却不见少。等到爷爷开始切堂屋里的萝卜时,日子变得可见了,每处理完一堆萝卜,爷爷就会把竖放的八仙桌往里挪一挪,过道也就一天比一天宽,忙完也就有盼头了。

长大之后我才知道,种萝卜其实很辛苦,收益却甚微。那时候卖白片,标准全凭收萝卜人一张嘴,他说好,折头,就打的小一点,收购价格就高一些,他说不好,折头,就打得厉害,等于白忙几天。爸爸那时候去卖白片,回来都会报行情,说今天没打折头,奶奶就高兴,说今天碰到个难说话的,非说萝卜干晒得不够,打了不少折头,奶奶就生气地嚷嚷:怎么晒得不够?!晒了三个足太阳,每天下午我还翻一回的!

那个年月,种田真是辛苦,田里永远是忙不完的活儿。萝卜和小麦是套种的,最后一批萝卜白片,腌进自家的坛子里时,小麦苗已经长得老高,田间管理需要手脚了。新闻人并不自己加工萝卜干去卖,大概也是忙不过来的原因吧。但新闻人都骄傲,新闻萝卜干远销海外。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个国家叫加拿大,据说我们新闻的萝卜干一直卖到那里,老外也爱吃。四十岁时第一次出国,在美国的华人超市果然见到了萝卜干,这才知道,爱吃萝卜干的还是中国人,老外是不吃的。

直到今天,我依然保持着早饭喝粥搭咸菜的习惯,我的味蕾早已习惯了萝卜干的咸。小时候萝卜干就是零食,嘴里没味道的时候,就打开碗橱,那里一年到头摆着一碗萝卜干,随手拿起一根丢进嘴里,开始嘎嘣嘎嘣地嚼,觉得成就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喝,喝完继续嚼,小嘴巴的馋就得到了心满意足的抚慰。

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萝卜干竟成了礼品中的新贵,看到商场里有卖,包装很小,大概一两袋吧,心里很是不屑,这个也能送人?再到后来,有朋友问我讨要萝卜干吃。但我家里已经很多年不种萝卜了,自家吃的也是爸爸的朋友送的。几年前,新闻也是办了一家萝卜干厂,我有位中学同学在镇上工作,送过我两盒。我记住了包装盒上那两句话:古镇新闻神奇夜潮土,明朝贡品独特新闻红。听我那位同学说,这家厂里生产的萝卜干纯粹是做成礼品送人的,味道并不比农家自腌的好,价格却不便宜,还不容易买到,因为产量很低。听说,整个新闻种萝卜的农田越来越少,收不到萝卜。所谓物以稀为贵吧,昔日的夜潮土,早已不复当年旧,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又一幢厂房。

手头的这副家传对联,上联为武库从来推杜预,下联是长城今日识随州。它在我手里已有三十几年了,从未好好去斟酌研究此联的含义。日前又一次拜读联语,竟萌生作一探究之念头。

这副对联是上世纪30年代初,常州大儒钱振铎(号名山)先生赐与其表侄潘仪上的墨迹。潘仪上是我外祖父,为我曾外祖父潘鸣球(号霭青)的次子。清末民初,潘鸣球在河南为官,潘廉上,潘仪上兄弟俩追随左右,读书之余,协助做些杂务。

钱振铎为潘鸣球姨表弟,兄弟俩相差两岁,两人自小发蒙于常州大家钱鹤岑(钱振铎之父、潘鸣球姨父)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、三十年(1904)经过二十多年寒窗发愤的钱振铎和潘鸣球,以江南乡试举人的身份先后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两科进士的会试、殿试和朝考,分别高中进士,搭上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末班车。

中国近代有许多名人志士在最后的科考中及第,除了状元刘春霖、榜眼朱汝珍、探花商衍鎤,还有谭延闿、汤化龙、蒲殿俊、沈钧儒等。

我曾翻阅过潘鸣球科考的文章,从考试题型看,大都为策问与对策,其内容非常丰富,举凡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、文化、教育、天文、地理、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,都作为策问题目。统治者试图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、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,同时,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、识、才、学以及对时务,即现实问题的见解。特别是时务策,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。三场考试都有政治的成分,对个人各方面的知识要求很高,如能考出高分者,在当今来说也绝非等闲之辈了。

回头再看这副对联,上联武库从来推杜预,中武库泛指藏器物的仓库。这里称誉人的学识渊博,干练多能。而杜预,史称第一个真正文武双全的名将,但他却连骑马射箭都不会。杜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,他虽然不会骑马,但是却能够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在平定蜀国时担任钟会幕僚,在灭吴的过程中居功至伟,由他智谋过人,军功卓著,故被后世誉为文武双全的名将。

下联长城今日识随州,一座神秘的随州,位于楚北。在随州,有中提和古老的山寨,就是被誉为华中第一古山寨的随州桐柏山田王寨。它凭着原始的风貌,自然的美景、纵横的寨墙、完整的遗迹而声名鹊起。田王寨位于鄂豫两省交界的桐柏山第二高峰固城山上,海拔1018米,始建于商、周时期。清同治《随州志》称随州市东北75公里处有山名蛮骑山,北方85公里处有固城山。它一山跨两省,出寨北门不远即为河南省桐柏县地界,山势险峻,奇峰横出,雄壮巍峨,气势磅礴,实为鄂豫之天然屏障。此古军寨雄踞于绵百里桐柏山诸峰之上,面积约5平方公里,城墙周长30余公里。寨墙依山顺势用石块砌成,围有九个山头,起伏长达两千余米,宛若长城。石墙高文余,宽可跑马,实乃养兵聚将、积草屯粮、训练兵勇之良地。寨内面积1.5平方公里,建有银釜殿(现存遗址),另有高水位泉池,名曰饮马池,泉水用之不竭。钱振铎在这里将随州田王寨的寨墙比作御敌的城墙。

其实,钱振铎在这副对联中暗喻的是潘鸣球为政河南期间的功绩。这一点从他所撰写的《潘霭青传》中,也得到了印证。《潘霭青传》详细介绍了潘鸣球清末民初在河南为政16年的政绩,其中写道:

霭青名鸣球,少能文书气。光绪甲辰进士,历官河南副,任沈丘,与安徽太和接壤。太和食淮盐,沈邱食芦盐。太和兵弁以缉私误入沈邱境,君管之,宽以争盐斤,忤大发意去沈邱,任洛阳,地多教匪,有金钟罩、铁布衫、阴重会、硬肚诸名君以法治之,走散解散。任沁阳,沁丹二水同时决口,君救防川基。继以蝗祸,乡民诏之神虫弗敢捕,君晓谕乡民火焚而土掩之,秋禾无害。任陕县,时河南督军赵倜与陕西督军陆建章合办烟土,用兵赵倜,君躬率练兵,截之,获土二万两,护兵视君卒数倍,相顾不敢动,见连长挟银九千圆,请曰:愿以此银为公寿,公亦放

名人研究 / 陈亮

武库 杜预 与 随州 长城

钱振铎书赠潘仪上的一副对联

烟土出境。君不许,点其银数还之,驱车归,焚烟土县门前。大众欢呼若雷。于是陆赴两督军大恨之,以他故罢其任。将伏兵于张茅硖石间,冒土匪劫杀之。陕县绅民知之,尼君行不可,劝走他道,又不可,劝夜行,又不可,曰:死生命也,此曹安能害我。于是,陕绅集大众护君行,先后奔至观音堂,侯君登汴洛车,然后崩角而去。任商城,土匪客匪交至,匪首老洋人围攻固始,分股窜入县境,君击败之于三星坪,观音铺等处。时以君能,呼商城为潘家营。是役报纸传商城没于贼矣。君尝为我言用兵城守之法,当以宁静为第一义,虽有危急,过三钟必无事矣。

我们从此《潘霭青传》中,看到了钱振铎对潘鸣球的高度评价。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,靠寒窗苦读获取功名的县官,潘鸣球则在焚烟土、兴水利、除蝗灾、建潘家营、治理匪患等一系列保境安民县治举措上,显示了他的为政能力。当年潘鸣球离任陕县时,为纪念他为官清廉及焚烟土壮举,陕县绅民为他修建了生祠,以表敬意。

所以,钱振铎在此联中,将潘鸣球比作文武双全,但不会骑马射箭的杜预,将本土匪围攻的商城比作随州田王寨,而刚好随州田王寨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,潘鸣球为官的陕县,商城为豫陕交界地,武库杜预、随州长城这两个引用的典故,看起来互相不搭界,但却巧妙地契合在潘鸣球身上,可见钱振铎遣字用典之功力。但在我看来,钱振铎对潘鸣球的褒扬有过誉之嫌,不过也可看出他们兄弟俩的情谊切切。

潘鸣球在辞官回到故里常州后,与表弟钱振铎,以及谢仁谔时相唱和。谢仁谔号柳湖,其子谢玉岑、谢稚柳均有盛名。潘鸣球善古文,文体萧朗,浑厚简明,近欧阳文忠之文作,善书法,挺秀伟奇,对临晋唐诸家丛帖,能得大作之艺,并以神韵胜者。遗著《养和堂类稿》若干卷,惜在文革中佚失。原常州城内后河马山

埠段的世丰桥上,刻有潘鸣球、钱振铎、费久大、邱润等常州名士题写的桥额、桥联、书体各异,俨然一处书法展示平台,在老常州人的心中印象尤深。

从时间上看,钱振铎这副对联是在1932年潘鸣球去世后不久书写的,也算作是盖棺定论吧。作者供图



钱